

御批

通鑑輯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六

後漢

孝靈皇帝

熹平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注見前

以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

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

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

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

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

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劉表劉琦

夏六月大水

凡郡國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以故還

與襄楷會于刺史王芬指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直族滅矣

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

時帝欲北巡河間舊宮芬等謀以兵誅

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

紀傳以告曹操操拒之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事輔之故固

見往昔之易未觀當今之難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

北行帝乃止赦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黄門蹇姓也左傳有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馥于瓊等七

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藝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先是黃巾餘賊郭太等寇太原河東至是青徐賊復起攻掠郡縣

講武平樂觀

在洛陽縣東北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于平樂觀起大壇

建華蓋帝躬環甲介馬

禪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帝問計虞校尉蓋助曰吾講武如是

何如對曰臣聞先王

印比孫氏通鑑輯覽

卷二十六

後漢靈皇帝

十六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屋臣初無是言也動時與袁紹共與禁兵周紹曰上甚聰明但蔽于左右耳遂與紹謀共誅變佐袁紹舉動為京兆尹

六年春二月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王國大破之。王國圍陳倉詔復拜嵩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擊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卓謂嵩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為不可當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救勿追

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為不可當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救勿追。前吾不擊賊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遂獨進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而死卓大慚恨

由是與嵩有隙。卓嵩不聽上書奏其事帝讓卓卓益增怒嵩。卓嵩不聽上書奏其事帝讓卓卓益增怒嵩。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張純斬之餘眾降散。初漁陽張純故中與同郡張舉故泰山太守反。車騎將軍張溫發烏桓兵

不許純不得將會烏桓多叛還遂與殺校尉太守服至十餘萬舉自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

天子避位公卿奉迎。四年鈔掠青徐幽冀四州詔遣騎都尉公孫瓚字伯珪討之瓚進戰純等大敗棄妻

子踰塞走。日乃還賊亦饑困追迫事在五年至是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舉純為獻客王

政斬純首送虞餘皆降散帝遣使者即拜虞太尉。虞既平純乃罷諸也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瓚

後漢郡治土垠故城在今直隸遵化州豐潤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帝崩。十四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弟協為渤海王。協先封渤海後使陳留范書靈帝紀及通鑑

海而以使封。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翬養于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

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碩奏忌何遜說帝遠進西擊

還而西以稽行卿丙辰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

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百郡邸者百郡總為一師也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渤海王。歲是

秋七月徙封康留王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進忿蹇碩圖囚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逼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見前荀攸字公達鄭泰字公業河南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舉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還孝仁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后兄自殺后暴崩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宦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

預政事何太后輒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朝張猶強怙汝兄邪吾救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

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還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繇是不附

何氏

蔡文陵在洛陽縣西北何進儼蹇碩之謀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時多變異且作畢圭作列肆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于桓也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袁紹說

何進悉誅宦官紹曰前嘗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實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軍省英俊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

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

何楚楚博喻古楚之意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欲誅其放縱者事久不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皆受宦官恩遺為其障蔽

進又新貴素傲畏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操目捕雀夫微

所以小人乘機而動自然之理也召兵之失所不待言其時中常侍既罷且來謝罪則權其罪之重輕或誅或放真一獄吏可了之事而昔卓亦兵出無名矣臨事遽延有貽伊戚庸臣誤國可勝誅哉

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但遠發雷霆行摧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觀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投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難曹操聞之笑曰官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時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字允誠泰山陽平人宣之後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字元偉太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大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宦官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溫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訪因魯之曰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惡寵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謀頗泄張讓怒其子婦言于太后母舞陽居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殞婦為舞陽入白太后太后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請太后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卻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且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出斬之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共出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刺為連瑣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却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窓下仰數段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何詔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順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正北夜走小平津六黨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斃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南行至雒舍地名在北止明旦帝乘一馬自雒舍而南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于北芒即北山在今

洛陽縣北接偃師
界五津三縣界

陝下卓與帝語語不可力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先卓大

喜以為賢遂有廢立意是日帝遣宮失傳國璽璽為最兵適至說絕曰董卓時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銳之可禽也結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

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進及弟南郡督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字奉先殺原而并其眾卓兵

于是大盛乃誡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宏而代之卓怒詈曰我能使人驚懼而應命劉署祭酒甚見敬重

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還為侍中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為遂藏太后何氏卓謂紹曰天下之去宜得賢明

每念靈帝令人憤毒重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紹曰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當於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

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唯董卓公引佩刀橫擗徑出逃

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惑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植官植遂逃隱于上谷卓以議示袁陳陳報如議卓遂脅太后

策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陳留帝印綬執下殿北面稱臣太后使弟摩臣合謀真卓又議太后敗

與戚通謂迫水樂宮至堂死逆婦始得乃還水樂宮就殺之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後既死公卿不敢出聲而但飲咽流涕也

遣使弔祭陳蕃嘗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卓與三公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舊位遣使弔祠權用子

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後漢靈皇帝

十二月徵處士由屠猪不至以黃琬字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初尚書周字仲遠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說重章橋桓靈之政體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章從之于是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等皆受卓之暴無敢不至爽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還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後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

冀州牧劉岱孔伉為兗豫刺史張邈張客為陳留南陽太守字文節潁川人孔伉字公緒陳留人張客潁川人劉岱張邈見前鍾繇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卓購求袁紹急周字公威伍瓊陰為紹說卓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急購之勢必為變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

罪必無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南陽操變易姓名開行東

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袁紹在渤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護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

中從事劉子惠中山人曰興兵為國同謂袁董誰有慚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孝獻皇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袁紹以渤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

州刺史孔伉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字公山之河內太守王匡字公山山陽太守袁遺字伯

從弟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劉給軍糧袁

術屯魯陽後漢縣今曰魯陰陳重威屯酸棗注見約盟先是張超及劉岱孔伉約謀討卓超然其言與洪

衆議擅場將盟更相推讓洪揚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勳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推紹為盟至紹自號東路將軍領司隸校尉以曹操

行奮武將軍時諸故守多歸心袁紹賄信獨諍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欲引農王卓聞東方兵起懼乃欲殺王成敗中常侍趙忠

卓欲引農王卓聞東方兵起懼乃欲殺王成敗中常侍趙忠

卓欲引農王卓聞東方兵起懼乃欲殺王成敗中常侍趙忠

皇甫嵩既不能
聽子言殺卓于
違命之時復不
從道衍迎駕西
遷之議乃至迎
拜車下甘受柳
榆進退無據皇
甚此者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茂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

恭恐卓眾多益橫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耶泰懼乃跪辭更對曰非謂無
祖以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開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平長
者坐不聞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嘯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傳也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
孫天下之望以成山乃大會公卿議莫敢言者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
眾之震固辭而止

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辭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
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茂固諫連都卓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責卓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益動為

甫嵩以左將軍將兵屯扶風卓素怨嵩將西還嵩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託嵩曰卓冠
掠袁氏廢立從意今欲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雋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郎迎接至尊奉令討
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威禽也嵩不從遂就
微動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為越騎校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雒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初卓既專政見雒中貴戚第室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掠資物淫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
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單于屯中悉燒宮廟官府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貨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北府舍後乃
稍其宮室而居之明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

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謂嬰
孩也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初堅為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烏程漢縣
今為

州府治侯及聞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荊州刺史王廙廙先與堅討賊以堅武人遇之無禮及堅比
遇荊州勤兵襲殺廙窮迫剖金飲之而死比

至南陽眾已數萬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擊收斬之前到魚陽與袁術合兵術遂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
將軍領豫州刺史聖達長史督促軍糧設祖道城東門外官屬共會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陷藉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是時江東宗賊章懷注宗其盛衰術屯據魯陽餘縱橫阻兵長沙為亂道路梗塞表

單馬入宜城前注見請南郡名士蒯良字子長中廬人蒯越良弟字異度與其謀畫表曰宗賊各擁眾不附若表術困之禍

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通之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出

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居許其無道撫而用之

曰善八郡荊州刺史部統南陽南郡江夏荊州及江南之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凡八郡乃使越誘宗賊帥

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郡治壽春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除暴

亂大眾已合諸軍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

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公兵隨之至滎陽汴水

注見前過卓將徐榮人范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

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皆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畫

操曰諸君能聽吾計使渤海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輜輶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

率南陽之眾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關皆高壁深壑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謀逆可立定矣今遲

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耻之丹後漢丹水縣等不能用操乃募兵揚州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

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遂殺橋瑁瑁青州刺史儁和亦起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威和每望寇奔北賞罰清亂州遂蕭條未幾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

司空荀爽卒爽見卓力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薦即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卒爽與王允何顒等為內謀爽既卒顒以他事為

劉良兄弟數語當時所僅聞則偏安之策有與此暗合者表特不能善用之耳然表在荊州雖無與敵之心而撫輯殷藉以稍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子孫讓祖父臣
議君此何故邪
且當時所當急
者不在此也豈
汲汲諸去已上
廟號特嫌重早
之為耳所謂選
才多議適足碍
其邪故孔子訓
子貢曰毋為小
人儒

虞術猶諸州遠
近歸向者甚眾
觀其不受帝號
持嚴侃侃實有
過人之量

卓所繫憂憤而死喪從孫改及鄭恭亦共謀
刺卓事也秦東鎮袁術被殺及卓諱乃免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秦始皇鐘虜飛廉漢武帝置飛廉館音銅馬東京置在金馬門外馬枋亦進銅馬
之屬以鑄之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省孝和以下廟號左中郎將蔡邕議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能稱宗順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請皆省去
從之

以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從元范為遼東太守度初為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徐榮與度同郡薦為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懼乃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謂所御史柳翥魯展禽食采柳下

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于是分遼東遼西中遼郡為遼東遼西二郡也各置太守越

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分青州為營州遼東本青州地故度以為名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取郡治襄平為名地在今奉天府遼陽州牧立漢二相

祀天地藉田桑蠶略設旋頭羽騎

三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先是度拜大司馬已加太傅道經滎陽信命竟不得通

虞在幽州務存寬政勸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至是關東諸將議以朝

廷幼冲逼于董卓關塞遠隔不知存否虞宗室賢儒欲共立為王曹操曰吾等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

尊號虞厲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受重責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汚邪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後不聽欲與匈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卓自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以弟晃為左將軍兄子璽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

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要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榮寵于郡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

畢老董卓黃卓鴻在今鳳翔府郿縣北後漢書董卓僭擬車服號曰皇帝車馬華車而號曰皇帝時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諸府啟事

堅之拒卓詞嚴
義正至操責諸
將進榮陽未克
言大意其言
別有所圖也故
操敗而堅勝
世以傳國為
受命之符不知
此特秦所造
何足為貴在德
不在鼎寶更可
知操堅得寶貴
術等之真與新
莽同一自速敗
亡而已

公卿拜謁車下卓不為禮皇甫嵩時為御史中丞卓見之執手謂曰義真怖未乎嵩
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一嵩乎

孫堅進兵擊董卓敗西走堅入雒陽修塞諸陵而還孫堅進屯陽人堅先為卓將徐榮所敗收散卓遺兵騎迎戰

堅擊破之集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得雒不可復歸此為陰謀而得虎也將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

也術踟躕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日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

邪遂進軍大谷注見卓自與戰敗走卻屯涇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甄宮井中韋

吳書張讓之亂稱天子走河上掌璽者以璽授井中及堅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

旦有五色彩衣井中使人浚井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角缺越

關東敗數名皆長孫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意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

屯涇池段熲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還長安孫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牛氏宋司寇牛父之後以字為氏輔卓之婿也

夏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韓馥以豪傑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江紀年元圖謂紹曰

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懦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為

陳禍福馥迫于倉猝必有逆讓紹然之以書與瓚瓚果引兵至冀馥與戰不利紹乃使其外甥高幹字元才陳

及馥所親蒞子友若說馥以冀州讓紹意未盡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

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為今之計莫若曰夫冀州天下

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施將軍而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謙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懼怯因然

其計奈何欲以與之紹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度德而讓古人所責諸君又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

紹遂領冀州牧以領為登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從事沮授勸紹曰將軍國冀州之眾收英雒之

下討討未服其不難紹喜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諸將田豐當配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此號令天

別置配字正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別置配字正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別置配字正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

自殺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然之。會黑山賊十餘萬眾略東都，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初

荀淑之孫也，少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奉宗族，北依同郡韓馥，或依河內之

之卿人多懷土，不能去，會操與馮紹相迎，紹率其族以往，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馮紹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厚紹終不能成大業。聞

曹操有雄略，遂去紹從操，操與紹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明年董卓將李傕等掠關中，或卿人留者多為所殺。

卓以張楊字揖叔，雲中人。為河內太守。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眾數千人。遂歸袁紹于河內，與

南單于屯漳水。注見前。及是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引軍屯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卓因以楊為河內守。

秋九月，董卓字仲舉，涼州人。遣其子卓字季子，涼州人。與李傕、郭汜等，各將一軍，屯於許昌。卓因以楊為河內守。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太史公云：卓有天子之貴，而大臣戮死者，卓故與張溫有隙。卓討違章無功，孫堅勸溫殺之，溫使人誣告溫罪，答殺于市，以應之。卓恐于誅殺諸將，言語蹇蹇，使戮于前，稍諱關中。

人誣告溫罪，答殺于市，以應之。卓恐于誅殺諸將，言語蹇蹇，使戮于前，稍諱關中。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先主事始此。涿郡劉備字元興，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孤，嘗與母以販履為業。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有大志，少語言，好交結，諸豪俠皆與公孫瓚師事，同郡盧植因往依瓚。初備以討黃巾功下，願自見其手。

縣求討不通，遂直入縛督郵杖二百，以報其辱。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術袁紹亦相離異，術遣孫堅擊董卓，卓未返，紹以周昂為豫州刺史，使與孫堅擊董卓，曰：同舉義。

術遣孫堅擊董卓，卓未返，紹以周昂為豫州刺史，使與孫堅擊董卓，曰：同舉義。

萬眾入渤海界，瓚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車重走。瓚與術相結而怒紹，劉虞子為侍中，帝恩東

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生獲七萬餘人，威名大震。與術相結而怒紹，劉虞子為侍中，帝恩東

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留之，使以書與虞，虞得書，遣騎詣術，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怒己，亦使其

弟越以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術從之。因即遣越助孫堅擊周昂，越為流矢所中，死。瓚起曰：余弟死，禍由遂出。軍屯磐河。東齊南府陵縣東有磐河。今山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瓚使劉備與

操一見荀或即曰：吾子房是也。然以董卓自居，篡謀之禍，豈待議加九錫時耶？或乃矯語告于愛人以德，且誣毀乎。

田楷徇青州數有戰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字雲長本字

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戰則同林恩若兄弟而稱人常山趙雲字子龍

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誠未知孰是備見而奇之深加結納雲遂從至平原為

備主騎兵

河南朱備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董卓入關留備守雒陽備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元中平移書州郡請師

討卓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上備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徐州郡亦有所給明年春卓遣其將李傕

戰為備況所破備自

劉馬使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殺漢中太守斷斜谷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魯自祖父陵客蜀世奉五斗米道初靈帝

張修以妖術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跪五斗米師取冠投郡縣時人謂之米賊後角被誅

修送亡去魯因其法而增飾之考范書靈帝紀中平二年巴郡張修反章懷注引劉氏典略為據陳壽三國

典略而較章懷注為尤詳今依裴注附修事于此劉馬在益州陰圖異計魯母以鬼道有少客往來為家焉乃

以魯為督義司馬將兵掩殺漢中太守斷絕斜谷即褒城殺害漢使馬士書託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因誅

殺州中豪強及太守校尉作乘輿車具千餘乘時馬子璋從帝在長安帝使喻馬為留不遣

管寧字幼安字根矩北海平原人適遼東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王烈皆

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甯揮鋤不顧歆提而歸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游學八

不醉華歆字子魚高唐人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于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

月而咸邑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讀書習組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

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曰將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西還度

亦不復追烈哭業過人名聞在原西之右蓋于教誨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而使入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寧在魏虛微不
至節操可觀則
能化導鄉人及
惡從善尚非虛
聲極極者流然
遺盜以布謂堅
其為善之心則
未免矯枉沽名
或亦告者之過
歟

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在旁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皆指以直聞度欲以為長史列解之為商賈以自矜乃免建安中曾操辟原為司空掾從征吳卒敢烈使聞度欲以為長史列解之為商賈以自矜乃免建安中曾操辟原為司空掾從征吳卒

三年春正月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范書陳志孫堅戰破俱在初平三年通鑑據張璠漢紀載于二年考吳錄及英雋記所載互有不同今仍依范正史

初袁術據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術以豪傑多附

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

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步

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表義而許之還軍曲阿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曲阿漢縣唐改曰丹陽今屬江南鎮江府

袁紹擊公孫瓚于東橋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北水經注曰界城橋袁字記曰袁公橋大敗之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于東橋南二十里瓚兵

三萬其鋒甚銳紹遣其將麴義漢書令鞠潭子閼閼難西平改姓麴氏義本韓顯將叛紹紹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

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雜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

牙門牙旗名軍出建立牙竿于門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眾皆走瓚還劉

夏四月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

士孫瑞士孫氏以爵家為氏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卓自知凶惡恐

自衛然卓性剛褊常小失卓意卓援手戟擲布布拳掠得免卓又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覺

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

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入陳兵夾道屯衛周

匝令呂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

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乃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

始節尚有可

觀後附卓卓隱

必係道生上之

數遂至噬臍古

橋不見思木陰

何不之聞也馬

日羅不非當賞

逆及以滅紀廢

典貴允讓矣

誅首惡殺曾從

非特自安亦所

以安朝廷也充

不獨權變自復

賜故且議故議

罷臺無斷制以

致釀成亂陷無

足深惜

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卓宗族在郿皆為其麾下所殺卓屍于市卓妻充肥字走為大灶置膳中族之光明達曙如
足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見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
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
筭謝曰身雖不忠願貲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續成後史為一代大
典謝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諫書留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
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誹謗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
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德遂
死獄中馬日磾字翁叔扶風人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青州黃巾百萬眾入兗州殺任城注見相轉入東平劉岱欲

擊之鮑信諫曰今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不若奮士

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執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官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戰果為所

殺曹操部將陳宮字公臺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謂諸明府尋任牧之資之以收天

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鮑信等以為然乃迎操領兗州刺史時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

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合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求其表不得乃刻如信狀祭而哭焉追至濟北注見悉降之詔

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琅邪操得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六月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

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

允性剛峻初懼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赦

卓部曲既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百姓遂訛言當誅許州人于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會卓子

增牛輔為左右所殺僮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允不許僮等益懼各欲解散校尉賈詡字文和曰諸君

若各畫軍行則一亭長能求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重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

惟記之學始於
賈誼報書一言
計而其禍至於
不可復收則罪
實浮於惟記

走未晚也。惟等然之，乃率軍數千晨夜行，隨道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與皇故部曲樊稠、李泰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變。兵漢代謂蜀兵也內反，引惟眾入城，放兵擄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字伯嵩之子戰死。允扶帝上宣平門。北門名避兵。惟等于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皇報仇，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惟等遂殺司隸黃琬，徵左扶風王宏。字長丈，太原人。右馮翊宋翼。宏遣使謂翼曰：惟記以我二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羽易制耳。若舉兵共討，惟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道也。翼不從，安不能獨立，遂俱就微。既至，惟收允及當翼營救之尸，王允于市，豈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豫京兆人收而葬之。始允自車討卓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俟，故得免于難。惟自

賜將軍記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淮池稠共秉朝政濟出也安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治兵鈔略術慮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于河內惟等購求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張濟武威祖屬人

秋八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日磾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時紹與公孫瓚方爭冀州，瓚遣兵擊紹至龍襄為紹所敗紹又與瓚所置

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野無青草紹以其子驥龍湊地名在平原界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與瓚書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期會雒陽，奉迎車駕。會岐得雒疾，經涉逾年期者不至。是冬劉表遣使貢獻詔以為荆州牧岐以荆州宛富饒說表身自將兵共獎王

室乃詣表以老病遂留荆州建安中卒日磾為袁術所留術借其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嘔血而死

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字孝先中郎人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遷，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

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張楊假途西至。長安董昭字公仁乃為操作書與惟記等，致殷勤。惟記議留操使黃門侍郎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袁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

催犯從之。

徵朱儁為太僕。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收伯欽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

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欽就謙等儁曰以君名臣義不後駕且催犯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謙等遂罷。

醜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袁術進兵封邱。縣今屬河南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注見前自領揚州事。術為劉表所迫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

走歸。遂所置揚州刺史陳瑁。瑁先是揚州刺史陳溫卒袁紹以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死術遂以下邳陳瑁為刺史至是術奔九江瑁拒不納術合軍攻瑁瑁走歸下邳九江後漢郡治

陰陵故城在今江寧縣南鳳陽府定遠縣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結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華山崩裂。

秋曹操擊陶謙謙走保郛。先是陶謙遣使間行奉貢。治中王朗別駕趙昱說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

昱字元達。詔以為徐州牧。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為謙別將所殺。嵩初避謙別將利其財寶遂殺嵩乃引兵擊

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郛。操攻之不能克乃去掠旁邑所過皆屠之。初徐方賊威殺實差豐京雒流民東出者多歸

過城邑難大亦盡城落無復行人。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復震

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度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度與瓚積不相能。度遣使奉章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度瓚別築小城于薊

城南以居。度數詣會瓚輒不應。度恐其中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度兵無部位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

度號為寬厚而軍無部位其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

儁與曹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微而儁較著見其猶其對諸將方謂屬兒小賢儁難可乘乃反為初實大言不欺蓋甚於此